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第二十一回 反本透贏當場出彩 弄巧成拙驀地撤差

卻說劉大倚子從戒煙善會回來，剛才下轎，胡鏡孫已經派人把戒煙丸藥送到，共計丸藥一百包，一張小字的官銜名片。劉大倚子吩咐收下。打發來人去後，從此以後，果然立志戒煙，天天吃丸藥，不敢間斷。說也不信：丸藥果然靈驗，吃了丸藥，便也不想吃煙。只可惜有一件，誰知這丸藥也會上癮的，一天不吃，亦是一天難過，比起鴉片煙癮不相上下。但是吃丸藥的名聲總比吃大煙好聽，所以這劉大倚子便一心一意的吃丸藥，不敢再嘗大煙了。正是光陰如箭，轉眼間臘盡春來。官場正月一無事情，除掉拜年應酬之外，便是賭錢吃酒。此時黃三溜子曉得自己有了內線，署院於他決不苛求；而且較之尋常候補道格外垂青，一差之外，又添一差。黃三溜子也知感激，便借年敬為名，私下又饋送八千銀票，也是裕記號二掌櫃的替他過付，意思想求署院委他署缺一次，不論司、道，也不論缺分好壞，但求有個面子。署院答應他徐圖機會，不可性急，防人議論。二掌櫃的出來把這話傳諭黃三溜子，黃三溜子自然歡喜，曉得署院已允，將來總有指望，從此更意滿心高，任情玩耍。

齊巧正月有些外府州、縣實缺人員上省賀歲。這些老爺們，平時刮地皮，都是發財發足的了。有些候補同寅新年無事，便借請春酒為名，請了這些實缺老爺們來家，吃過一頓飯，不是搖攤，便是牌九，縱然不能贏錢，弄他們兩個頭錢，貼補貼補候補之用也是好的。大家都曉得黃三溜子的脾氣，頂愛的是耍錢，只要有得賭，甚麼大人卑職，上司下屬，統通不管。而且逢場必到，一請就來。贏了錢，便大把的賞人；輸了錢，無論上千上萬，從不興皺皺眉頭，真要算得獨一無二的好賭品了。因此大眾更捨他不得。

這日是正月□三，俗例□三夜上燈，□八落燈。官場上一到二□又要開印，各官有事，便不能任情玩耍了。且說這日是住在焦旗杆的一位候補知府請客。這位太尊姓雙名福，表字晉才，是鑲紅旗滿洲人氏。他爸爸在浙江做過一任乍浦副都統，他一直在任上當少大人。因他行二，大家都尊他為雙二爺。後來他爸爸死了，他本是一個京官，起服之後，就改捐知府，指分浙江，在省候補也有五六年了。他雖為官，總不脫做闊少爺的脾氣：賃的極大的公館，家裡用的好廚子，烹調的好菜。他自己愛的是賭，時常邀幾個好朋友到家又麻雀，不是五百塊錢一底，就是一千塊錢一底。黃三溜子也同他著實來往。雖然署院力崇節儉，也只好外面上遵他的教，其實人家公館裡那能件件依他。

（開印：即辦公的意思，過年放假，不用官印謂之封印，開始辦公謂之開印。）

自交正月，例不禁賭。雙二爺天天在公館裡請朋友吃喝。吃完之後，前兩天還是搖攤，後因搖攤氣悶，就改為牌九。已經痛痛快快的賭過幾夜。過了幾天，齊巧一個實缺金華府知府彭子和彭太尊，一個實缺山陰縣知縣蕭添爵蕭大令，兩人同天到省賀歲，卻都是這雙二爺的拜把子兄弟，從前常常在一處玩耍慣的。因此雙二爺興致格外好。頭一天，雙二爺上院，彼此在官廳上碰著，依雙二爺的意思，就要把他倆拉回公館吃便飯，先玩一夜。他倆因為要到別處上衙門拜客，所以改了次日，就是□三這一天了。頭天晚上，雙二爺吩咐管廚的預備上等筵席。別的朋友橫豎天天來耍錢慣的，用不著預邀。到了次日，中飯吃過，雙二爺為著來的人還不多，不能成局，先打八圈麻雀。在座的人都是些闊手筆，言明一千塊一底，還說是小玩意兒。當下管家們調排桌椅，扳位歸座，立時間劈劈拍拍，打了起來，一打打了兩個鐘頭，四圈已畢，重復扳位擲點。當時算了算，雙二爺輸了半底。說是這樣小麻雀打的不高興，自己站起身來要去過癮，就把自己的籌碼讓給一個人代碼。

雙二爺正過著癮，人報彭大人來了。彭大人剛從別處拜客而來，依舊穿著衣帽，走到廳上，磕頭拜年，自不必說。磕頭起來，朝著眾人一個個作揖，大半都不認得。正待歸坐，只見黃三溜子從院子裡一路嚷了進來，嘴裡喊著說道：「你們不等我，這早的就上局！」才跨進門檻，迎面瞧見彭知府穿了衣帽，黃三溜子一呆。雙二爺便告訴他是金華府彭守，昨兒才到的。又告訴彭知府說：「這位就是黃觀察黃大人。」彭知府是久仰大名的，究竟他是本省上司，不敢怠慢，立刻放下袖子，走一步，請了一個安，口稱：「卑府今天早上到大人公館裡稟安。」黃三溜子也不知回答什麼方好，想了半天，才回了聲：「兄弟還沒有過來回拜。」當由雙二爺忙著叫寬章，讓坐奉茶。正在張羅的時候，山陰縣蕭大老爺也來了。無非又是雙二爺代通名姓。黃三溜子為他是知縣，到底品極差了幾層，就不同他多說話，坐在炕上也不動，只同彭知府扳談，滿嘴的什麼「天氣好呀，你老哥幾時來的，住在那裡，難得到省，可以盤桓幾天」，顛來倒去，只有這幾句說話。

頃刻間，打麻雀的已完，別的賭友也來的多了。雙二爺一一引見，無非某太守、某觀察，官職比他小的便是某翁，當中還有幾個鹽商的子弟、參店的老板、票號錢莊的擋手，一時也數他不清。頭一個黃三溜子高興說：「我們肚子很飽，賭一場再吃。」其中有幾個人說：「吃過再賭。」黃三溜子不肯。雙二爺為他是老憲台，不便違他的教，只得依他。當下入局的人共有三四□個。黃三溜子不喜歡搖攤，一定要推牌九。無奈彭太尊說：「白天打牌九不雅相，天色早得很，不如搖四□攤，吃過飯再推牌九。」黃三溜子道：「我打攤打得氣悶，既然要打攤，須得讓我做皇帝。」

（皇帝：指賭博的莊家。）

其時正有個票號裡擋手搶著做上手，聽說搖攤，已經坐了上去。主人家要巴結老憲台，千對不住，萬對不住，把那人請了下來。黃三溜子一屁股坐定，也不管大眾齊與未齊，拿起攤盆搖了三搖，開盆看點。旁邊記路的人，拿著筆一齊記下。霎時亮過三攤。黃三溜子又把寶盆搖了三搖，等人來押。頭幾下大家看不出路，押的注碼還少。黃三溜子贏了幾千，把他高興的了不得。雙二爺道：「為著老憲台總不喜歡搖攤，叫你老人家贏兩個，以後也就相信這個了。」黃三溜子道：「所以我除了做皇帝，下手是不做的，皇帝還好贏幾個，下手只有輸無贏。」雙二爺道：「那也不見得。」正說著話，黃三溜子又搖過幾攤，台面上的籌碼、洋錢、票子，漸漸的多了起來。黃三溜子一連賠了兩攤，數了數，但將贏來的錢輸去八九，幸喜不曾動本。後來越押越大，他老人家亦就越輸越多，統算起來，至少也有四萬光景。霎時間已開過三□六攤，再搖四攤便已了局。黃三溜子急於返本，嫌人家押的少，還說人家贏錢的都藏著不肯拿出來。

眾人氣他不過。內中有幾個老賭手取過寶路一看，大小路都在「二」上，於是滿台的人倒有一大半去押「白虎」。還有些不相信寶路的，亦有專押老寶的，亦有燒慣冷灶的，亦有專趕熱門的，於是麼、三、四三門亦押了不少。彭太守年輕時很歡喜搖攤。搖攤的別號又叫做「聽自鳴鐘」。他自己常說：「我因為聽自鳴鐘，曾經聽掉兩當舖、三錢鋪子，也算得老資格了。」到這第三□七攤上，他亦看准一定是「二」，自己押了「二」還不算，又把進、出兩門上的注碼，一齊改在「二」上。有個押「四」的錢莊裡擋手，獨他不相信，說一定是「四」。彭太尊要同他賭個東道。他理也不理，拉著嗓子喊了一聲：「二翻四。」彭太尊氣他不過，跟手喊了一聲：「四翻二。」

（擋手：商號的老板、經理。）

錢莊裡擋手又喊一聲：「再翻在四上。」彭太尊亦喊一聲：「再翻在二上。」錢莊裡擋手還要再喊，主人雙二爺把手一擺，道：「慢著，你們算算看。」黃三溜子道：「算什麼！」雙二爺道：「別說算什麼。彭子翁先把進、出兩門的注碼吃到『二』上，現在又同對門翻了兩翻。這一下開出來，設如是個『二』，你想他要賠多少！就是個『四』，彭子翁也不輕。」付檔的人正待舉起算盤來算，黃三溜子急於下莊好去過癮，便朝著雙二爺嚷道：「人家輸得起，要你擔心！我可等不及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掀開寶盆一看，大家齊喊一聲「四」。黃三溜子道：「『四』也好，不是『四』也好，橫豎你們自己去賭輸贏，我只管我的就是了。」

錢莊裡老板一團高興，嘴裡說道：「怎麼樣！我賭了幾□年，最不相信的是甚麼路不路，如果猜得著，這寶也沒人打了。」此時只有他一個咂嘴弄舌，眾人也不睬他。把個彭太尊氣昏了，拿著手裡的籌碼往桌子上一擲，說道：「輸錢事小，我走了幾□年的大小路，向來沒有失過，真正豈有此理！」當時付檔的人，按照所翻的數目，一一付清。黃三溜子趕著把餘下三攤搖完。算了算，

通台的人只有彭太尊頂輪，大約有五萬光景。黃三溜子後三下贏些回來，只有三萬多了。

錢莊裡老板是頭一個大贏家。四口攤之後，別的人過癮的過癮，談天的談天，獨他一個穿穿馬褂，說：「號裡有事，不能不回去。」彭太尊嚷著不放他走；雙二爺、黃三溜子亦趕過來幫著挽留。黃三溜子道：「通台就是你一個大贏家，怎麼你好走？就是真有事也不放你。我們熟人不要緊，你同彭大人是初次相會，你走了，他心下要不高興的。」錢莊裡老板卻不過眾人的情，只好仍舊脫去馬褂，陪著大眾一塊兒吃飯。雖然是雙二爺專誠備了好菜請彭太尊，無奈他賭輸了錢，吃著總沒有味兒。一時飯罷，黃三溜子趕著推牌九。彭太尊一定還要打攤。

主人雙二爺左右為難。幸虧是夜裡，來趕賭的人比白天又多了二口幾位，只好分一局為兩局：是一局攤，一局牌九，各從其便。黃三溜子齊了一幫人專打牌九，彭太尊齊了一幫人專打攤。吃飯的時候已是二更多天，比及上局，約摸已有三更了。這一夜，竟其頂到第二天大天白亮還沒有完，後來有些人漸漸熬不住，贏錢的都已溜回家去睡覺，只剩下輸錢的還守著不肯散，想返本。黃三溜子一見人少了，便要併兩局為一局。彼此問了問，彭太尊只翻回來幾千銀子，黃三溜子卻又下去一萬。主人雙二爺親自過來，讓眾位用些點心，又說：「今天是口四，不是輟期，沒有甚麼事情。不如此刻大家睡一會兒，等到飯後，邀齊了人再圖恢復何如？」黃三溜子道：「賭一夜算什麼！只要有賭，我可以口天口夜不回頭。」彭太尊道：「卑府在金華的時候，同朋友在『江山船』上打過三天三夜麻雀沒有歇一歇，這天把算得甚麼！」於是大眾就此鼓起興來。這時候彭太尊攤也不搖了，亦過來推牌九。

這天自從早晨八點鐘入局，輪流做莊，一直到晚未曾住手。黃三溜子連躺下過癮的工夫都沒有。幸虧一心只戀著賭肚裡並不覺得飢餓。雖說雙二爺應酬周到，時常叫廚子備了點心送到賭台上，他並不沾唇。有時想吃煙，全是管家打好了裝在象皮槍上。這象皮槍有好幾尺長，賽如根軟皮條，管家在炕上替他對准了火，他坐在那裡就可以呼呼的抽，可以坐著不動，再要便當沒有。但是玩了一天，沒有什麼上下。等到上火之後，來的人比起昨天來還要多。此刻他老人家的手氣居然漸漸的復轉來，一連吃了三條。下手的人一看風色不對，注碼就不肯多下了。黃三溜子只顧推他的，一連又吃過七八條，弄得他非凡得意。

正在高興頭上，不提防自己公館裡的一個家人找了來，附在他耳朵上請示，說：「明天各位司、道大人統通一齊上院，慶賀元宵。請老爺今天早些回公館，歇息歇息，明天好起早上院。」黃三溜子道：「忙甚麼！我今天要在這裡玩一夜，把該應穿的衣服拿了來，等到明天時候，叫轎班到這裡來伺候。我今天不回去，明天就在這裡起身上院，等院上下來再回家睡覺。」家人是懂得他的脾氣的，只得退了出去，依他辦事。

他這裡上上下下，總算手氣還好，進多出少。後來見大眾不肯打了，他亦只好下莊，讓別人去推。自己數了數，一共贏進二萬多，連昨夜的扯起來，還差一半光景。自己懊悔昨天不該應搖攤。又連連說道：「如果再推下去，這頭兩萬銀子算不得甚麼，多進三五萬，亦論不定。……」此時是別人做莊，他做下手，弄了半天，做上手的輸了幾條就乾了。他雖然贏錢，總嫌打的氣悶。眾人只得重新讓他上去做莊。幾個輪流，到他已有四更天了。誰知到了他手，莊風大好，押一千吃一千，押五百吃半千。此時台面上現銀子、洋錢，都沒有了，全是用籌碼。他自己身邊籌碼堆了一大堆，約摸又有二三萬光景。

眾人正在著急的時候，忽然莊上擲出一副「五在手」，自己掀出來一看，是一張天牌，一張紅九，是個一點。自以為必輸了的，仍舊把牌合在桌上，默然無語，回過頭去抽煙。誰知三家把牌打開，上門是一張人牌，一張麼丁；天門是一張地牌，一張三六；下門是一張和牌，一張麼六；統算起來都是一點，大家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黃三溜子把一筒煙抽完，回過臉來，舉目一看，都是一點。這一喜非同小可！把自己兩扇牌翻過來，用力在桌上一拍，道了聲「對不住」，順手向桌上一擲。當時台面上幾個贏家並不說話；有幾個輸急的人，嘴裡就不免嘖嘖咕嚕起來。一個說：「牌裡有毛病，不然，怎麼會四門都是一點？齊巧又是天、地、人、和配好了的？」一個說：「一定骰子裡有毛病，何以不擲『二上莊』，何以不擲『四到底』，偏偏擲個『五在手』？莊家何拿個『天九一』吃三門，這裡頭總有個緣故。」又有人說：「毛病是沒有，一定有了鬼了，很該應買些冥錠來燒燒，不然，為甚麼不出別的一點，單出這天、地、人、和四個一點呢？」當下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大家都住手不打。黃三溜子起先還怕擾亂眾心，拆了賭局，連說：「賭場上鬼是有的，……應得多買些錠燒燒。從前是我在家鄉開賭，每天燒錠的錢總得好幾塊。老一輩子的人常說道：『鬼在黑暗地下，看著我們陽世人間賭得高興，他的手也在那裡癢癢。自己沒有本錢，就來捉弄我們，燒點錠給他就好了。』」雙二爺聞言，連說「不錯。……」立刻吩咐管家去買銀錠來燒。錠已燒過，黃三溜子洗過牌，重新做莊。無奈內中有個輸錢頂多的人，心上氣不服，一口咬定牌裡有講究，骰子也靠不住。黃三溜子氣極了，就同他拌起嘴來。那人不肯相讓。便是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吵個不了。主人雙二爺立刻過來勸解，用手把那個輸錢的人拉出大門。那人一路罵了出去。彭太尊也竭力勸黃三溜子，連說：「大人息怒。……」又說：「他算什麼！請大人不必同他計較。」一番吵鬧，登時把場子拆散了。當他二人拌嘴的時候，早已溜掉一大半。黃三溜子見賭不成功，便把籌碼往衣裳袋時一袋，躺下吃煙。說話間，東方已將發亮了。黃三溜子的管家、轎班都已前來伺候主人上院。彭太尊之外，還有幾位候補道、府，都說一塊兒回去。主人一面搬出點心請眾位用，一面檢點籌碼，要他們把帳算一算清。黃三溜子道：「忙什麼！那王八羔子不來，我們今天就不賭了嗎？籌碼各人帶在身上，上院下來賭過再算。」主人連說：「使得。……」當初入局的時候，都用現銀子、洋錢買的籌碼。而且這位雙二爺，歷年開賭的牌子極為硬鏘。這副籌碼異常考究，怕的是有人做假，根上上頭都刻了自己的別號；所以籌碼出去，人家既不怕他少錢，他也不怕人家做假。此刻黃三溜子不要人家算帳，說上院回來重新入局，他做主人的自然高興，有何不允之理。霎時點心吃過，一眾大人們一齊扎扮起來。黃三溜子等把蟒袍穿好，不及穿外褂，就把贏來的籌碼數了數，除彌補兩天輸頭之外，足足又贏了一萬多，滿心歡喜，便把籌碼抓在手裡，也不用紙包，也不用手巾包，一把一把的只往懷裡來塞。管家說：「不妥當，怕掉出來，等家人們替老爺拿著罷。」黃三溜子道：「這都是贏來的錢，今天大口口，揣著上院，也是一點彩頭。」家人不敢多說。

一時扎扮停當，忽然轎班頭上來回道：「有一個轎夫沒有來，請大人等一刻。」黃三溜子急的跺腳罵王八蛋。當時就有一個同賭的武官，是個記名副將，借署撫標右營都司，曉得黃三溜子在署院前還站得起，又是營務處，便說：「標下的轎子不妨先讓給大人坐。大人司、道一班，傳見在前；標下雇肩小轎隨後趕來，是不妨事的。」黃三溜子見他要好，便同他扳談，說：「老兄很面善，我們好像在那裡會過似的。」那武官還沒有回答，雙二爺忙過來替他報履歷。黃三溜子連說：「久仰。……」又說：「老兄訓練兵丁，步伐整齊，兄弟是極佩服的。」那武官道：「大人在營務處，是標下的頂門上司，總得求大人格外照應。」黃三溜子道：「這還要說嗎。」一面說著話，一面又嚷道：「我記起來了，還是去年口二月初七，一個甚麼人家出殯，執事當中，我看見有你，騎了一匹馬，押著隊伍，好不威武！你手下的兵打的鑼鼓同鬧元宵一樣，很有板眼。我們快去，等院上下來，我們亦來鬧一套玩玩。」說完了話，趕出大門上轎。那武官連忙跟著出來，招呼自己的轎班，誰知走出大門，黃三溜子的轎夫也來了，被黃三溜子罵了兩句，仍舊坐著自己的轎子而去。

霎時到得院上，會著各位司、道大人，上過手本，隨蒙傳見。見了署院，一齊爬在地下磕頭賀節。等到磕完了頭，黃三溜子正要爬起來的時候，不料右邊有他一個同班，一只腳不留心，踏住了黃三溜子的蟒袍，黃三溜子起來的匆忙，也是一個不當心，被衣服一頓，身子一歪。究竟兩夜未睡，人是虛的，一個筋斗，就跌在踏他蟒袍的那人身上，連那個人也栽倒了。署院看見，連說：「怎麼樣了？……」他倆困在地下，羞的面孔緋紅，掙扎著爬起來。剛起得一半，不料黃三溜子跌的時候勢頭太猛，竟把懷裡的籌碼從大襟裡滑了出來，滑在外褂子裡頭，等到站起，早已豁喇喇的掉在地下下了。

署院起先但聽得聲音響，還不曉得是什麼東西，連說：「你們兩位，有甚麼東西掉在地下，還不拾起來？……」一面說，一面招呼巡捕幫著去拾。黃三溜子畢竟自己虛心，連忙又往地下一蹲，用兩只馬蹄袖在地毯上亂擲。幸虧籌碼滑出來的不多，檢了起來，不便再望懷裡來塞，只得握在手中。揮揮衣服，跟著各位司、道大人歸座。卻不料地下還有抵得一百兩銀子的一根大籌碼未曾拾起，落在地毯上。黃三溜子瞧著實在難過，又不敢再去拾，只是臉上一陣陣發紅。其實署院已經看見，也曉得是黃三溜子這寶貝

帶來的。署院生平頂恨的是賭，意思想要發作兩句，轉念一想，隱忍著不響。齊巧那根籌碼被巡捕看見，走上去拾了起來，袖了出去。署院也裝做沒事人一樣。等到送客之後，署院問巡捕把那根籌碼要了來，封在信裡，叫先前替黃三溜子過付的那個人仍舊送還了他。傳諭他：「下次不可如此，再要這樣，本院就不能回護他了，叫他各人自己心上放明白些。」

黃三溜子這日下得院來，曉得自己做錯了事，手裡捏著一把汗，便無精打彩的，一直回到自己公館，不到雙二爺家賭錢了。雙二爺等他來，便叫管家來請他。他便打發當差的同了雙二爺的管家到雙家把帳算清，說是自己身上不爽快，改天再過來。此時大眾已曉得他今天上院跌出籌碼之事，官場上傳為笑話，他不肯再來，一定是臉上害臊，因此也不再來勉強他。過了一天，黃三溜子接到署院的手札，並附還籌碼一根，又是感激，又是羞憤。恐怕以後不妥，又托原經手替他送了三千銀子的票子，一直等到回信，說署院大人賞收了，然後把心放下，照舊當差不題。

且說劉大侏子自從吃胡鏡孫的丸藥，三個月下來，煙癮居然擋住，但是臉色發青，好像病過一場似的。且有天不吃丸藥，竟比煙癮上來的時候還難過。劉大侏子便去請教胡鏡孫。胡鏡孫道：「大人要戒的是煙，只要煙戒掉就是了，別的卑職亦不能管。」劉大侏子見他說得有理，難以駁他，只好請醫生自去醫治。不在話下。但是他自從到省以來，署院一直沒有給他好嘴臉，差使更不消說得。後來署院見他面色碧青，便說他嗜好太深，難期振作。每見一面，一定要嘮嘮叨叨的申飭一次，還說什麼是「我認得你老人家的。他的子侄不好，我做父執的應該替他教訓才是。」劉大侏子被他弄得走頭無路，便去找藩台，托藩台替他想法子，說：「照這種樣兒，晚生的日子一天不能過了。」藩台說：「他同兄弟不對，兄弟說的話未必聽。我勸老兄忍耐幾時，再作道理。」

劉大侏子無法，又打他娘舅。娘舅久充憲幕，見的什面多了，很有隨機應變的工夫。聽了外甥的話，閉目養神了半天，一聲也不響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他時常教訓你，都是些甚麼話？」劉大侏子便大概的述了一遍。娘舅道：「他同老人家真有交情嗎？」劉大侏子道：「不過會過幾面，就是有交情也有限。」娘舅道：「有了。道學朋友，只有拿著他的法子治他，所謂『君子可欺以方』，只有這一功他還受。」又說什麼「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」。劉大侏子忙問：「是用甚麼法子？」娘舅便附在他耳朵上，如此如此的囑咐一番。劉大侏子將信將疑，恐怕不妥，但是事已至此，只可做到那裡，說到那裡。

到了第二天又去稟見。他是一個沒有差使的黑道台，撫台原可以不見他的，只因他脾氣好說話，署院把他訓飭慣了，好借著他發落別人，所以他□次上院，倒有九次傳見。這日見面坐定之後，署院閑談了幾句，便漸漸的說到他身上來，先問他：「現在的煙癮比起從前又大得多少？」他回道：「職道現在戒煙，已經有好兩上月不抽了。」署院鼻子裡哼的一聲。他又回道：「職道自從吃了胡鏡孫胡令『貧弱戒煙善會』裡的丸藥，倒很見效。」署院道：「抽與不抽，我也不來問你。你自己拿把鏡子照照你的臉，隨便給誰看，說你不吃煙，誰能相信。當初你們老太爺我是見過的，他並不抽煙。怎麼到你老兄手裡，好樣子不學，倒弄上了這個？真正我替你們老太爺嘔氣！」劉大侏子聽到這裡，一聲不響，只顧拿著馬蹄袖擦眼淚。署院又道：「出來做官，說甚麼顯親揚名，都是假的，只要不替先人丟臉，就算得孝子了。」

劉大侏子聽到這裡，一半自己的委屈，一半是娘舅的教訓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嗚嗚咽咽哭將起來。各位司、道大人見都為詫異，一齊替他捏著一把汗。誰知署院並不見怪，停了一回，朝他說道：「我教導你的幾句話並不是壞話，用不著哭啊。」劉大侏子擦了一擦眼淚，又擤了一把鼻涕，說道：「職道何嘗不知道大人的教訓都是好話。職道聽了大人的教訓，想起從前職道父親在日也常是拿這話教訓職道；如今職道父親病故已經多年，職道聽了大人的教訓，一來恨自己不長進，二來感念職道父親去世的早。聽了大人的話，不覺有感於中，屢次三番的要哭不敢哭出，怕的是失儀。今天實實在在熬不住了！」說完了話，立起身來，爬在地下朝著署院磕了三個頭，長跪不起。署院趕緊下座拉他。眾官亦一起站立。署院道：「這從那裡說起！有話起來說。」劉大侏子哭著回道：「大人教訓的話，都同職道父親的話一樣。總怪職道不長進，職道該死！求大人今天就參掉職道的官，了好替職道消點罪孽，就是職道父親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大人的。」說完了這兩句，便從頭上把自己大帽子抓了下來，親自動手，把個二品頂戴旋了下來，嘴裡說道：「職道把這個官交還了大人。大人是職道父執一輩子的人，職道就同大人子侄一樣。職道情願不做官，跟著大人，伺候大人，可以常常聽大人的教訓。將來磨練出來，或者還可以做得一個人，不至於辱沒先人，便是職道的萬幸了。」說完了，直挺挺的跪著。

署院一定要他起，眾官又幫著相勸，他只是不肯起，嘴裡又說道：「總得大人答應了職道，職道方才起來。」署院道：「你果然能聽我話，想做好人，我還要保舉你鼓勵別人，何必一定要參你的官呢？」說著，便叫巡捕過來，替他頂子旋好，仍舊合在頭上。署院又親自拉了他一把。劉大侏子見署院如此賞臉，便趁勢又替署院磕了三個頭，然後起立歸坐。署院道：「人孰無過？過而能改，就不失其為好人了。兄弟生平最恨的是抽大煙一樁事，好好一個人，生生的被煙困住，以後還能做什麼事業呢！」說到這裡，回轉頭去一看，見商務局老總也在坐，便同他說道：「從前你們所說那個姓胡的辦的那個戒煙善會，到底靠得住靠不住？」商務局老總道：「他的丸藥外頭倒很銷，而且分會也不少。」署院道：「銷場雖好，不足為憑。你們只要看這位劉大哥臉的顏色，怎麼越吃越難看呢？不要丸藥裡攙了甚麼東西害人罷？」商務局老總道：「職道也問過胡令，據稱用的是林文忠公的遺方。既然劉道吃了不好，等職道下去查訪查訪，果然不好，就撤去前頭給的告示，勒令停辦，免得害人。」署院道：「正該如此。」說完送客。

劉大侏子下來仍舊去找娘舅。娘舅問他怎麼樣，劉大侏子便一五一□，述了一遍。娘舅道：「此計已行，以後包你上院，永遠不會再碰釘子。但是想他的差使還不在裡頭，等我慢慢的再替你想個法子，包你一個頂好的事情。」劉大侏子一定要請教。娘舅發急道：「你別性急！早則□天，遲則半月，總給你顏色看就是了。怎麼性急到這步田地？也得容我想想看呀！」劉大侏子見娘舅動氣，只好無言而罷。

且說官場上信息頂靈，署院放一屁，外頭都會曉得的。這日說了胡鏡孫丸藥不好，當天就有人傳話給他，叫他當心點。他這人生平最會拍馬屁，新近又不知道走了甚麼路子，弄到山東賑捐總局的札子，委他兼辦勸捐事宜。他得了這個差使，便興頭的了不得，東也拜客，西也拉攏，懷裡揣著章程，手裡拿著實收，一處處向人勸募。居然勸了一個月下來，也捐到一個五品銜，兩個封典，五六個貢、監。論他的場面，能夠如此已經很不容易了。這日聽得人家傳來的話，賽如兜頭一盆冷水，在店裡盤算了半夜，踱來踱去，走頭無路。後來忽然想到本省藩台，曾經見過兩面，前頭開辦善會的時候，托人求他寫過一塊匾，有此淵源，或者不至忘記。事到其間，只得拚著老臉去做。是日，一夜未睡。次天大早，便穿了衣帽趕上藩台衙門。手本進去，藩台不見。胡鏡孫說有公事面回，然後勉勉強強見的。見面之後，藩台心上本不高興，胡鏡孫又嚅嚅囁囁的說了些不相干話。藩台氣極了，便說：「老兄有甚麼公事快些說。兄弟事情忙，沒有工夫陪著你閑談。」胡鏡孫碰了這個釘子，面孔一紅，咳嗽了一聲，然後硬著膽子說出來，才說得：「卑職前頭辦的那個戒煙善會」一句話，藩台已把茶碗端在手中，說了聲「我知道了」，端茶送客。胡鏡孫不好再說下去，只得退了出來。一場沒趣，愈加氣悶。回到店裡，茶也不喝，飯也不吃，如同發了痴的一般。

（貢、監：即貢生、監生。有這資格就可以做官或應鄉試。）

幸虧太太是個才女，出來問知究竟，便說：「現在世路上的事，非錢不行。藩台不理你，你化上兩個，他就理你了。」胡鏡孫道：「去年我開辦這個善會的時候，問你借的當頭，如今還沒有替你贖出來，那裡還有錢去孝敬上司呢？」太太道：「有得贖沒有得贖，自己夫妻，有什麼不明白的，只要你不替我沒掉就是了。至於你如今孝敬上司，沒有現錢，依我想，東西也是好的。」胡鏡孫道：「你看我這店裡，除掉幾包丸藥，幾瓶藥酒之外，還有什麼東西可以送得人的？」太太道：「只要值錢，怎麼送不得？如果不好送，為甚麼你的仿單上要說『官禮相宜』呢？」胡鏡孫道：「話雖如此講，你曉得我□塊錢的藥，本錢只有幾塊？自己人，同你老實說，兩塊錢的本錢也沒有，不過騙碗飯吃吃罷了，那裡值得甚麼錢呢。」太太道：「時常見你替人家捐官，從前你得這個差使的時候，你自己說過有多少的扣頭，如今這筆錢那裡去了呢？」一句話提醒了胡鏡孫，心上一想：「橫置空白實收在自己手裡，與其張羅了錢去孝敬上司，何如填兩張監生實收去送藩台的少爺。像他們這樣宦家子弟，這一點點的底子總要有的。如果收了我的

實收，他自然照應我。彼時間騎馬尋馬，只要弄到一筆大大的銀款，賺上百兩扣頭，就有在裡頭了。他若不肯照應我，一定還我實收；實收已經填了字，不能還，只好還我銀子。如此一來，我賑捐內又多了兩個監生，將來報銷上去也好看。」主意打定，告訴了自己妻子。太太點頭無話。胡鏡孫方才胡亂吃了一碗飯，連忙取出實收，想要取筆填寫履歷，無奈又不曉得少爺的年、貌、三代，只好擱筆。想來想去，沒有他法，只好封了兩張實收，托人替他寫了一稟帖給藩台，說明白：「卑職目下辦捐，情願報效憲少大人兩個監生，務示大人賞收。」另外又附一張夾單，是求藩台替他翰旋那戒煙善會的事情。稟帖寫完，他便冒冒失失交給藩台號房替他遞了進去，自己坐在官廳上等傳見。以為這一功他總受的了。誰知等了半天，裡頭傳出話來，問他這個辦捐差使是誰委的。他只得照實而說。那人進去，等到天黑，也沒見藩台傳見。後來向號房打聽，亦打聽不出。號房勸他明天再來，只好回家。

誰知一連上了三天藩台衙門，始終未見。第四天上，接到委他辦捐那個老總的札子，上寫：「接准浙江布政司函開」，說他如何「借差招搖，鑽營無恥」，又「附還實收兩張，希即查辦」云云。後面寫明將他撤委，限他「即日將經手已捐未捐各實收，造冊報銷，不得含混」各等語。他得了這個札子，猶如青天霹靂一樣，善會尚未保全，差使已經撤去。還算他自己顧全場面，次日即把捐務及收到的銀子一律交割清楚。後來又費九牛二虎之力，把個戒煙會保住，依舊做他的賣買。都是後話不題。要知官場上又出甚麼新鮮事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